

书林漫步

徐铸成与《杜月笙正传》

◎祝淳翔

1981年夏,上海《青年报》文艺组组长吴纪椿建议,并由总编施惠群登门商请老报人徐铸成为该报撰写海上闻人杜月笙传记。不料,就在徐铸成答应并开始动笔,《青年报》在7月1日第6版、7版间中缝刊出广告:“本报将于七月十日(1552期)起,连载徐铸成同志撰写的《‘海上闻人’——杜月笙正传》。”却收到杜公子杜维翰向市委统战部反映,说杜月笙是统战对象,他作为家属不同意报纸刊登传记。

很快,报社接到上级指示不要刊登。施惠群觉得很难向作者、读者,尤其是新订户交代,便委派从小与杜家有来往的同事张朝杰上门沟通。经过一番交流,杜维翰不再坚持原议,于是有惊无险,该报从7月10日起在《青年报》开始连载《杜月笙正传》。每周一版,很快引起全国多家媒体关注和转载,使该报订户猛增十几万份。

《杜月笙正传》共十八章,《青年报》用十二期刊出十三章,连载两个半月,至9月25日中止。在当日该报第6版刊出作者执笔的《告读者》:

《“海上闻人”——杜月笙正传》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报社和我都收到不少来信,提供补充材料,校正某些事实的出入,给予很大的鼓舞,使我十分感激。

编写《正传》的设想,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典型人物,反映当时社会的概貌,以帮助青年读者增加对旧社会的认识;也想引起中年读者的回忆,和今天加以对比。

由于剪裁失当,文字又不够通俗晓畅,该发挥的没有发挥,该注释的未加注释;发表时顾此失彼,有些地方又削去了“肉”,只剩下一副“骨头”。因此,青年和中年读者都感到不足。

出于编写的责任感,我认为,有必要“煞”一下“车”,根据读者提供的大量资料,针对上述缺点,从头加以补充、修整。

好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单行本,我也将努力尽快把整理好的全稿送去,使读者能早日看到全文。

尚未刊出的最后五章,主要情节是这位“闻人”如何和戴笠合作,与敌伪进行“物资交流”;抗战突然胜利,他如何“衣锦荣归”上海;之后,他在上海干了些什么;和国民党党棍们的相互利用,勾心斗角,解放前夕,他如何离开上海;最后,他如何在彷徨中,在香港“寿终正寝”。对他的一生,我也试图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我热烈希望,读者继续给予帮助,提出批评,提供资料,使这部《正传》最后能写得像样些。



《睡美人》

插图选(9)

威廉·希思·鲁宾逊 绘

这是王子见过的最美的情景。

书边杂写

《纺轮的故事》的装帧

◎萧规

《纺轮的故事》,北新书局1924年版,封面标注“法国孟代作”,扉页则作“Catulle Mendès作”,Marion L.Peabody画,Thomas J.Vivian英译,CF女士重译”。有人认为,“此处应是讹误,并不是孟代的作品。《纺轮的故事》就是《睡美人》,是一则经典欧洲童话”。

据重译者之序,“孟代是法国19世纪唯美主义文学家。他最有名的小说是《情史》《王家的处女》及这部《纺轮的故事》”,而周作人也说,“孟代(Catulle Mendès)是法国高蹈派的一个诗人。《纺轮的故事》虽然不是他的代表著作,却也很有他的特色”,足见作者不误。且重译者还说,“这本童话集的英译本,承周作人先生借我”,则为知堂旧藏。虽然周运《知堂藏书聚散考》并未著录此书,承作者为一检见告,《纺轮的故事》法文原名Les contes du rouet,收录包括《睡美人》在内的幻想童话故事24个,1885年初版。1899年,Thomas Jondrie Vivian从中选出14个故事英译为The Fairy Spinning Wheel and Tales出版,每个故事附有整页插图,布面精装。

另据李小峰说,北新书局所发行的“《纺轮的故事》用的是原书的封面画,首页附作者照相,并从原书中选出插图十五幅,单页印刷,插在各篇故事的中间”,而事实上只有14幅。1947年8月24日,《大公报》刊登王奇《封面装帧沧桑录》,其中也谈到了《纺轮的故事》装帧情形,“北新书局的书虽有封内装帧,然均非常单简。鲁迅翁是极注意此道的,有的甚至连装订都是亲自监督,例如《纺轮故事》即有一种绸面子的,很好看,但难得,大约是迅翁特别设计的版本”。但这“绸面子的”毕竟流传极少,至今未尝一饱眼福。

新书快递

失去的三百年

郭建龙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郭建龙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本书所描写的内容,是追溯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这300多年里,中国的开放与失败,由曾经的盛世到后来的衰败而被动挨打,这个历史期间的客观得失与经验教训。

略萨谈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不仅包含了略萨为马尔克斯所作的详尽传记,更细致入微地拆解了哥伦比亚作家当时的每一部作品。他向世人证明,即便在最专业、最挑剔的批评者眼中,从《枯枝败叶》到《百年孤独》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正常故事

颜怡/颜悦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职场上、在亲密关系里、在日常生活中,那些轻微的刺痛、隐秘到怀疑是错觉的不适,提示着当下女性愈加难言的复杂困境。尴尬到令人发笑,只有一遍遍用故事冲刷,才能看清脚下是怎样一条崎岖的道路。

偶遇:在漫游中感知艺术

[美]巫鸿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以12组、数百件古今艺术作品为例,巫鸿先生详尽阐释、示范视觉分析的含义和运作,说明“漫游、偶遇、感知”是一种思考和谈论艺术的方式,是一种在不同艺术传统之间发现交汇的场合和机遇的有效方法。

《螺君日记》谈张恨水

◎郝隆

毕树棠《螺君日记》里谈到张恨水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大公报·文学副刊》转来张恨水君来信,文甚长,多牢骚语,盖不满意时人对其小说之批评也。并谓近成一新著曰《落霞孤鹜》,已让版权与世界书局,自觉此作为精心结撰,较《啼笑因缘》为佳,嘱余读而评之。又嘱将此信发表于《文学副刊》。”后面还有一段文字,解释个中原委。

此前,毕树棠用笔名“民犹”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过两篇涉及张恨水的书评:《〈人海微澜〉与〈隐刑〉》和《评张恨水〈啼笑因缘〉》。张恨水读到了,便主动来信,请他评论自己的新著。有学者还据此线索查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同年一月二十五日果然刊有一封《张恨水君来函》。

《螺君日记》第二次谈到张恨水,是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前日张恨水寄赠《落霞孤鹜》说部,今晚已阅

书评书话

毕。伦理观念较前为高,描写亦有意深入,而力不逮。以张君之天才与经验,总以写《啼笑因缘》一类故事为当行本色,若想写入现代青年之心理境界,则非力之所及。尽心力而为之,亦不免‘隔’,不免事倍功半也。日内将草一文详论之。”

这篇“详论”后来是否写成、发表,未及查核。但毕树棠对张恨水新著的看法和态度已然表明,好坏得失都说到了。